

蒲松齡傳

前野直彬
傳賴會

著 译



聊齋自談手稿(一)

聊齋自誌

先生四十歲（康熙十八年己未，一六七九）時所撰。

披蕭蕭帶芳芳三闕之感而為騷生鬼蛇神長爪即吟而或癖自鳴天籟不
擇好音有由然矣松落一秋螢之火隨魅爭光逐之野馬之塵固而目冥才
非千寶雅愛搜神情類黃州喜人談鬼聞則命筆遂以成偏久之四方
同人又以知尚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積益夥甚者人非化外事或寄於
斷髮之御睫在眼前怪有過於飛頭之國遙飛逸興狂回難辭永在暖
床病且不諱展如之人得毋向我胡盧耶然五父衛頭或涉臨聽而三生石
上題悟前因放後之言有未可降以人廢者松懸孤時先大人夢一病婦
翼皇扁袒入室樂膏如錢圓石也而松生果符墨誌止也方三

聊齋自誌手稿(二)

多病長命不猶門庭之棲歟則冷以爲僧筆墨之耕耘則蕭條仙館也
搔頭自念勿亦面壁人果是吾前身耶蓋有漏根因未結人天之果而隨
風落墮竟成落園之花茫茫六道何可謂無其理哉獨是子夜夢燈
底欲盡蕭蕭落瑟一寒冷疑冰集腋爲裘安得幽冥之錄浮白載筆僅
成孤憤之書寄托如此亦是悲笑嗟乎驚霜寒雀抱樹無溫弔月秋照
偶聞自熱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閑乎康熙己未春日

蒲松齡，『聊齋志異』的作者，這是後世對他的印象，其生平是否有些曲折離奇的事跡呢？

不幸的是，他是中國科舉制度下的悲劇主角之一。他七十六年的生涯中除了（十九歲）考上秀才之外，連考了無數次，歷經二、三十年，到五十一歲才放棄考試，仍然只是個秀才而已。

他的一生似乎以考試為目的（已成為一種習慣），却也不忘在考試之餘做些豔情俗曲、寫些狐怪小說，其中可見其活潑詼諧的一面。

蒲松齡傳 描述傳主如何任科場中屢敗屢戰，幽默客觀的筆觸，使讀者了解中國古代的科舉與文人出路（除了當官外，就是賣文、當家庭教師，以及當師爺，蒲松齡當過後兩者）。本書附有中日蒲傳的比較，與蒲松齡的年表，以及珍貴的手蹟圖書，對於讀者極具參考價值。

蒲松齡傳評述

林柏燕

——中日蒲傳之比較

去年夏天，在東京偶得日人前野直彬所著『蒲松齡傳』（一九七六，秋山書店），閱後深感該傳一氣呵成，文筆生動，把蒲松齡的坎坷生涯，描繪得活靈活現。前野執教於東京大學，著有『韓愈的生涯』、『陸游』、『中國小說史考』、『風月無盡——中國的古典與自然』等書，可稱當今研究中國文學有成的日人學者之一。

在此之前，個人曾拜讀劉階平先生所著『蒲留仙傳』（一九六九，學生書局）劉先生公餘之暇，研究聊齋志異近四十年，有開版本之搜集，以及蒲氏生平、雜著之著述，已有十餘種，收穫極為可觀，可謂國人當中研究聊齋版本與蒲氏生平最具成就者。尤以蒲傳而言，除了路大荒早期編的年譜，以及國人的零碎論述之外，至今系統成書的，也只有這本劉著『蒲留仙傳』而已。

劉先生曾向慶應大學借了許多資料；事出有因：原來當年在溜川炭礦，有一位日本診療所的醫生，名叫平井雅尾，他向當地人蒐集了不少蒲氏的手稿資料（只要有蒲松齡

的片紙隻字，看漏免費）。今天這些資料全歸慶應大學（劉著蒲傳列有詳細的平井所得之手稿目錄），但由於平井對文學外行，也收集了不少冒牌贗品，後經慶大教授藤田佑賢加以整理。相對的，前野直彬也在序文裏提到「臺北的劉階平」。實際上，前野蒲傳，自一九五八即在『漢文教室』雜誌連載，後見劉著蒲傳，多所改訂，足見兩國學人，都能互相觀摩，全力以赴。然而，兩國所寫出來的蒲傳，不論其主題、重點、文筆、趣味，皆大相逕庭，對於蒲氏的一生瑣事，也多異見異想。

劉著蒲傳，約十萬餘字，共分「家世」、「師友」、「遊幕」、「講學」、「志異」、「暮年」、「家庭」、「年表」、「附錄」等九章（陳紀澄先生曾為文推介，已收入『施耐庵、蒲松齡、劉鶚』一書，一九七七，重光出版；在此不贅）。其中，第五章「志異」，多為版本考據，第八章「年表」、第九章「附錄」，皆屬文學資料，再除去一些序文、注疏，實際上劉著蒲傳本身的傳文，約三萬字。劉著蒲傳裏的文學資料，版本考據，對於蒲氏研究，極有助益，然作為蒲松齡的傳記，如此雜然紛陳，則多少與人以為喧賓奪主，混淆不清之感。

前野蒲傳，共分「溜川的蒲氏」、「少年時代」、「結婚生活」、「第一步」、「遊跡」、「科場風氣」、「為科學讀的書」、「不為科學而讀書」、「衣食之道」、

「貴文、館師、幕賓」、「石隱園」、「漁洋山大」、「聊齋志異」、「蕭綸之變」、「山林的樂園」、「劉氏」、「終焉」、「餘誓」等十八章（編註：因編譯關係，與本書章名略有出入），共約十二萬餘字。其編排的次序，大致與劉著相仿，不過，內容全屬傳記，即使志異一章，僅費八頁，點到為止，餘十七篇，一氣呵成，應為蒲氏生平之概述，文如流水，無考據之不調，注疏之繁冗。

當然，日著蒲傳，為日本讀者而寫，有許多地方，對中國人而言，根本不必提，但作者又不厭其詳。例如前野引用儒林外史范進中舉這一回，來敘述科舉的荒謬，順便替蒲松齡大抱不平，似乎又把小說與傳記混為一談了。當然，儒林外史對科舉與當時文人的諷刺，有其真實性，但置之傳記，若是國人學者，應不至於運用這種資料，也許前野是為了提高日本讀者的興趣。

蒲松齡（一六四〇——一七一五），山東淄川人。生的那一年，正是淄川大饑荒，接著連年戰亂。五歲那年，李自成陷北京，其後清朝雖然奠基，但各地治安仍一團糟。蒲氏八歲那年，蒲家莊為了抵抗來襲的岳正軍（匪盜之名），蒲松齡的叔父蒲祝戰死，這事給蒲松齡的印象極深，以後在蒲松齡的作品裡，不乏反映匪盜清兵擄掠暴亂之作。十八歲那年，蒲與十五歲的劉氏結婚。十九歲，蒲松齡從蒲莊到淄川縣城，參加

縣、府、院三試，以第一名及第「生員」（即秀才），但這只是仕途的第一步而已，秀才充其量也只能做私塾的館師。然而這事對蒲松齡的鼓勵極大，蒲家莊好久沒見過秀才了。其妻在大家庭受盡兄嫂之欺，這時倚在破落戶板，迎接榮歸的丈夫，又泣又喜。這是蒲松齡七十六年生涯中最光彩的一年，然而很不幸，也是僅有的一年；第一步，也是最後一步。在以後的考場爭奪戰中，他連戰連敗，既未中舉，更無緣於進士，比起「大器晚成」的范進、魏好古，或六十歲才中進士的歸有光要不幸多了。

蒲松齡在他的妻子死後（劉氏早逝兩年）詩云：「邇來倍覺無生趣，死者方為快活人。」又云：「朝來不解緣何事，對酒無懼只欲愁。」這時，蒲松齡已兒孫繞膝，竟無法填補他的空虛，固然喪妻之痛，使他了無生趣，但仕途未達，使他倍感此生毫無「成就」，這也是主要原因。

文人與官吏無法分開，唐宋八大家個個都是進士出身，既使主張「文以載道」的韓愈，也在科舉仕途經過一番惡戰苦鬥，因此「聊齋志異」一書在蒲松齡自己的心目中，也毫無「成就感」，這是可以肯定的。

「聊齋志異」，在蒲松齡死後五十年才付梓（生前沒有能力自費出版，而且六十八歲還在寫志異）。未付梓前，抄稿雖部分流傳於友朋文人之間，如高衍、唐夢賚（皆淄

川名士）、王士禎（山東新城人），但真正廣為流傳、揚名後世，已在百年之後。高、唐為志異作過序文，蒲松齡也曾向王士禎乞求序文，但為王士禎很客氣地拒絕，只給他「一首詩序：「姑妄言之妄聽之，豆棚瓜下雨如絲，料應厭作人間語，愛聽秋墳鬼唱詩。」（「詩」或作「時」，不管版本如何，個人以為「時」不但在句法上無法構成完全句子，且與「雨如絲」無法相對。）

劉著把王士禎視之為蒲松齡的「摯友」，在前野的蒲傳裡，則根本否定。蒲、王之間通過信固然不錯（文人通信，乃極平常之事），但當時王士禎的地位，比蒲松齡高出許多。他把蒲松齡寄來的兩冊志異手稿，加上一些「朱批」，然後璧還，這一「批」無形中表示王士禎是高高在上的。在前野的敘述裏，王士禎的『帶經堂集』，沒有取錄這首王士禎給志異的「卷頭詩」，也沒有一首詩提到他與蒲松齡的關係。此外，王士禎的『感舊集』，也根本看不到蒲松齡的名字。除了王士禎給蒲松齡那封拒絕寫序的委婉信之外，這是前野提出的證據。

個人以為，僅憑「姑妄言之妄聽之」這一句，王士禎對志異的評價已經不高，再來一句：「料應厭作人間語」，這幾乎是對蒲松齡在現實人間失敗的諷刺與總批判。蒲松齡乞序於王士禎的時候，已經五十多歲，這中間蒲在科場已一再慘敗，在王士禎的心目

中實在够富麗，至於其『志異』，亦無非『雜學』、『小道』而已。事實上，蒲松齡十九歲那年，僅比他大六歲的王士禎，已高中進士了。進士與秀才的差別，就好比陸軍少將與小尉排長，少將已可到朝中走動走動，而排長只能原地轉伐；即使這位排長是現代詩人，也算『不務正業』。至於少將兼現代詩人，那就是『文武全才』了。

再看蒲松齡自己對『志異』的期許如何？其志異自序云：「集腋為裘，妄續幽冥之錄；浮白載筆，使成孤憤之書，寄託如此，亦足悲矣！」『幽冥錄』是劉義慶的作品，『孤憤』出自於韓非子，這些口吻呈現出一個文人的絕望與非常悲暗的調子。『寄託如此，亦足悲矣！』到底他想『寄託』哪裡？這篇序文，是他四十歲所寫，在以後的日子裡，一直到五十歲，他仍一再僕僕風塵地到濟南（距離淄川兩百公里）去考舉人。最後真正的『寄託』落空了，因此在晚年也難怪他空虛的那麼徹底：「無生趣」，「只欲愁」。

有些人認為『志異』另有「反清復明」的思想，在這方面大作文章，甚至於認為『志異』外以「狐」為主角，「胡」、「狐」同音，遂認定蒲松齡有反清意識。雖說聊齋有許多篇寫清兵的暴虐，但聊齋全書的主題是散亂的。前野蒲傳，則提出：一個有反清復明思想的人，不會一再地在清廷科舉之下如此熱衷苦悶。再說，蒲松齡在七十四歲

時，其子繪畫工為他畫了一副肖像，其服裝却是滿清官服（這時，蒲松齡是廩膳生，仍屬秀才級，不通有一份給俸可領）。

蒲松齡在畫中自題云：「作世俗裝，實非本意，恐為百世後所怪笑也。」他的「實非本意」，個人以為，不是不想穿滿清官服，而只是尷尬於僅得「貢生」「秀才」之服。他曾把畢業的希望寄託在兒孫身上，不幸長子蒲菴僅到貢生，三子蒲篈最高也只到廩膳生，四子蒲筠為生員，其孫蒲惠，也是最高到生員。這些人在事業上都沒有超過蒲松齡。有的兒孫他已看在眼裡。有一年，蒲松齡還跟他兒子一起到濟南考舉人，其辛酸可想（至於蒲惠以後，逐漸湮沒無傳，沒有留下任何資料）。

到底是什麼力量，在背後推動蒲松齡如此固執地赴試？如果是溫庭筠、金聖嘆、吳敬梓，這些都是當年被聯考拒絕的小子，最後都能極其看開、看透地，搖身一變為拒絕聯考的小子。為什麼蒲松齡就這樣看不開，原因很簡單，因為窮。

這裡開始牽涉到蒲松齡的家世。蒲的先世，可溯元代，但「歷年久遠，不可稽矣」（蒲自撰家譜），確實可考者，蒲松齡的叔父蒲生汶，曾中過進士，但短命早死。松齡之父蒲槃只是農夫，但不忘親自課子，所以當時的富者劉國鼎才把女兒許配給蒲松齡，認為他將來必然有成。蒲槃的曾祖父蒲世廣，據前野蒲傳，說他是一個大賭徒，至於蒲

世廣的父親蒲永祥則僅知為德高之村老。總之，除蒲生汶之外，蒲之祖先未有顯赫者。到了蒲槃，家道早已中落，而且兄弟妯娌不和，蒲松齡婚後，即開始分家。

蒲松齡分到的是「農場老屋三間，曠無四壁，小樹叢叢，蓬蒿滿之。」其他「兄弟皆得夏屋，費舍間房皆具。」（見蒲自撰『劉氏行實』）蒲松齡為此而不平，却稱讚劉氏的賢淑，因她「默若癡」，不與兄嫂計較。

『劉氏行實』，本身是一篇很有趣的東西。蒲松齡介紹他太太劉氏，到底說了多少真話，令人尋味。根據劉氏行實，分家是出自他父親的意思；蒲槃看到蒲松齡小兩口受盡兄嫂的閒言冷語，「長舌叟叟」，才曰：「此烏可久居哉」，乃折箸授田。然而由於劉氏溫謹、樸訥寡言，最得翁姑之愛；而且，劉氏十三歲即入蒲家門，與蒲槃暨氏睡在一起，十五歲才睡到蒲松齡這邊，易言之，他們最得父母之寵愛，結果分給他們的却是「老屋三間」，這是非常大的矛盾。

為了解除這種矛盾，前野提出「大膽假設」，認為蒲松齡是婢妻李氏之子，而非董氏所生。蒲槃原有三個太太，孫氏、董氏、李氏，孫氏早逝。妙的是蒲槃四十餘無子，後一口氣生了四男一女，生蒲松齡的時候已經五十多歲。據蒲惠所撰『柳泉公行述』：李氏只生一子，但未說何子，却又特別註明蒲松齡是「嫡出」，非「庶出」。其實，古

代常有借妻腹生產，而排行不變之事。如果蒲松齡是庶出，當然在財產爭奪戰中，就敵不過其他嫡系兄弟了。

前野又提出一個證據：『劉氏行實』裏曾說蒲松齡之父「卽庶子亦撫愛如一。」如果蒲松齡是嫡子的話，又何必來這麼一句？個人以為，這種情形極為可能，如歐陽修的父親五十九歲才生歐陽修，也難怪歐陽修四歲而孤了，父死後「無一瓦之覆，一塊之植」（『隴岡肝表』），歐陽修的祖先累代為官父親也不窮，且是操有生殺大權的泰州推官，問題在歐陽修的母親喪夫時只有二十九歲，小兩口年差三十，必然的，歐陽修的母親是婢妾，一旦分家，當然瓦土皆無。歐陽修的『隴岡肝表』，是一篇集誇大不實、尷尬虛榮之大成的墓誌銘，就看歐陽修描寫他父親與母親的關係，有如太陽與寒星之隱約模糊，明眼人當可一目了然（『宋史』，其子歐陽發撰之行述，皆無此類資料）。

總之，蒲松齡在分家之後，更形窮困。當年劉國鼎看蒲家「不以貧報業」，當然，這下更非「兢業」不可。當時，一個貧窮的讀書人，手不能提，肩不能挑，又沒有本錢做生意（也不甘心，因為「萬般皆下品」呀！），除了科舉，更無生路，這是觀念所趨，也是環境所逼。

不幸，蒲松齡在中了秀才之後，已是最後一步，但衣食子女，皆緊逼而來。劉著蒲

傳認為分家在蒲松齡二十三歲時。劉先生是根據『劉氏行實』：「處世公曰此意可久勝哉，乃折箸授田，時僅生大男慈。」劉先生如此引用『行實』，顯然有意忽略「時」字。男」前面，還有一段重要的文字，經過這一段文字的沖洗之後，所謂「時」，就不一定指的是「授田之時」。易言之，分家在前，生大男在後，這是很明顯的。

前野蒲傳，則把分家放在中秀才之前，即婚後不久，十九歲之前。個人以為日暮是。如果中了秀才，恐怕兄嫂也不敢再開分家了，再說，蒲松齡二十三歲時，已在外遊波，未曾再見有家庭問題。

蒲松齡十九歲中秀才，當時的評考官姓施，給他第一名，給他評語簡直是「天下至文」。可是，以後的鄉試，每次都榜上無名，這是為什麼？前野蒲傳對這點有非常意味的分析：

清朝鄉試（考舉人），每三年舉行一次。蒲松齡中秀才那一年是順治十五年，按著二十一歲赴鄉試，榜上竟無其名，未免嚇了一跳（錄取比例是三十取一，前野認為這是大量製造讀書界的浪人）。順治十八年（一六六一），順治崩，這一年也是康熙元年，這一年舉辦鄉試「恩科」（新任皇帝給讀書人重考的機會）易言之，蒲松齡不必再等三年，第二年又可以考了。然而這場「敗部復活戰」中，蒲松齡又戰敗，兩場下來，已矣

頭土臉，莫知其由。以後蒲松齡並不死心，一直考到五十歲那年，其中學位於濟南青州道上，不下十餘次，其中兩次，一次在號房病倒，一次被趕出來。對於這種過程，前野名之為「惡戰苦闘」，絕非虛言。

第一次鄉試失敗，可能是太自信太大意，但屢戰屢敗，其原因，前野認為：首先，八股文本身的荒謬形式，與蒲松齡的文学細胞不合。

八股文是純粹考試才用的文章，平時寫信不用、公文不用、寫作更不用。八股文不但評分全憑主觀，考題更是全憑「靈感」。有一年試題為：「四十而不動心」，金聖嘆大怒，破題曰：「空山窮谷之中，黃金萬兩；落白葭蒼而外，有美一人，請問動心否乎？曰動動動……」一連寫了三十九個動，四十才不動。當然，這一場考試也砸鍋了。有一年出的題竟是「以杖叩其脛闕黨童子」，這種題目，等於雞屁股要對牛頭，考生除了在號房上吊，實無他法（其次，考場的心理壓力也有關係）。

鄉試的考場叫「貢院」，每一考生都有獨立房間，名叫「號房」，裏面有床几、四寶、馬桶，完全與外界隔絕，可以自殺，無法打派斯。考試日期，全國一致置曆八月九日。考生於八日中午進場，自帶生力麵和硫克肝或征露丸。九日早上分配考題。十日黃昏交卷。易言之，考生要在號房度過兩個晚上（以上考的是四書、詩帖）。接著，十

一、十二、十三日（同樣方式）再考五經。十四、十五、十六日考策論題，一直要到十六日黃昏，這場「舉人爭霸戰」，才算完全結束。

農曆八月，正是仲秋，長夜漫漫，夜長夢多，號房陰森，燈火淒淡。時而秋風呼嘯，時而毛蟲唧唧，令人毛骨悚然，時而隔壁考生發出怪叫呻吟。總之這場考試不但是疲勞轟炸、膽量測驗，也是精神虐待。易言之，這種全世界有史以來最漫長的考試，愈老愈難，它需要體力，也要全神貫注。像歸有光六十歲中進士，這是不多見的奇蹟；也難怪儒林外史的胡屠戶說：能考上舉人的，都是天上的文曲星，亦即「超人」之意。蒲松齡雖然病倒、被趕，但沒有發狂自殺，也算硬漢一個，但畢竟愈老愈難了。

第三，前野認為蒲松齡的興趣太廣，不夠專心。蒲松齡在二十歲就與友人組織了詩社，算是淄川有名人士，但這對於他的考試毫無幫助。評考官縱然知其名，也不知其作（除非在考卷上作記號，但後果嚴重）。考生的考卷（俗稱墨卷），必經第三者再磨一次（俗稱朱卷），評分者不知何人之卷，大致上尚稱公平。可是等到蒲松齡四十歲時，『志異』已在文人間流傳，評考官在知道了他的卷子後，極可能又認為他「不務正業」，『專搞雜學』，於是，蒲松齡一旦被打入黑名單，即使錄取，也予取消，誰知道？（這種事情，常常發生。）

前野認為蒲松齡多方面的才華，對於科舉「是非常危險的」。蒲松齡對於俗曲、戲曲、小說，樣樣有興趣，當然八股文就不及格了。蒲松齡有一次看到鄰居有人結婚，他立即寫了一首『新婚宴曲』，從「一更鼓兒敲」如何如何，一直寫到五更，想像力之豐富，宴曲之「艷」，令人驚訝。前野直彬斥之為「不夠專心」，「太愛管閒事」。

其他，前野又認為蒲松齡沒有參加「補習」——同科文友，互切互磋，比閉門苦讀要強的多——但這需要應酬路費，這些也就姑妄聽之了。

這種惡戰苦鬥，最後被他太太劉氏打住了：「倘命應顯達，今已台閭矣，山林自有樂地，何必以肉鼓吹為快哉？」譯成白話就是：「你到現在還忘不了念博士，人家都快退休了，來來，我陪你到陽明山看櫻花，再陪你到萊總，別像青蛙一樣，拿自己的肉體開玩笑，會鼓破肚皮的！」這一年，蒲松齡剛好五十歲。

蒲松齡舉業無進，其生涯大致可分為三部分：寫作（賺不了錢）、教書（其中除了在李堯臣家之外，在畢有際家當館師最久，地點皆在淄川）、幕僚（時間很短，隨孫蕙到江蘇寶應，後孫蕙調高郵，蒲回淄川）。除此，蒲松齡衣食之道則是替人寫些婚喪啓帖、祭文墓銘等，這也是韓愈當年的專長（因此，蒲氏的雜文，有大部分可說毫無價值）。